(選論) 由幻想到事實

·吳曦珍·

隨心所欲是幻想

從小孩子有思想時候起。人類就有了幻想。這幻想可以說就是斷片的，不成系統的思想。也就是思想的萌芽。就以我們成人的思想言。無論某種思想。絕大都由幻想開始。就是思想中有大部分的幻想。後來才把幻想的部分無意識除掉。這事實是說明幻想具有不完全，不健全的思想價值。並非毫無價值；既曰一切有價值的，都是由不完全而不健全而來。從來就沒有一件絕對完全的。

幻想有一種特質。那就是一隨心所欲一。因為這是最容易想是盡人所喜歡的事。所以由小孩至成人。由懦夫至勇者人。各人都有各人的幻想。又因這只是表成系統的思想。所以絕沒有標準可以分別誰是誰非誰好誰劣的。誰是想怎的；就各自隨心所欲。便都是幻了。

言之有理是理想

若單就幻想言。當然盡能隨心所欲的。越會想人非者的越奇。那末很可能令孩變為成人。懦夫變為勇者人。因為他們的幻想最奇妙——奇妙到自己絕莫名其妙。但是絕不能無幻想。却不能止於幻想。所以把小孩的幻想列為「無知」。懦夫的幻想列為「無能」；因而促無知變為有知。促無能變有能。這就是成人和孩子幻想的特質了。

什麼叫做有知有能呢？在沒有成為事實之時。惟一的條件就是「言之有理」。因為小孩和懦夫的幻想不能言之有理。這就不成「話」的。當然不可能成一事」；要能成事。必需言之有理。這是幻想進為理想的主要條件。所以理想的價值就在「為超一與否問題。而是言之最有理。最有價值；如果最高超而言之無理。絕不過是高級的幻想而已。

幻想本身的價值

前面已經說過。幻想並非完全無價值的東西。人類既然免不了有幻想。既然天生的小孩 成人 懦夫都喜人之到。那末把這四種人同處於一個世界上。若在他們是一家人。但是說不能把小孩的幻想去滿足其他人們。同樣也可以說不能把喜人的幻想去管束其他人們。所為各人當時所需要的幻想特質完全不同。因此。幻想這東西本來好像無價值的東西。但到了這時候。就不能通用實作。

【未完】

樂藝音樂劇社 定期喬遷又訊

台路訊。本埠樂藝社成立以還。素以義務參加本埠各文發動之慈善籌募為職志。深受社區內各機關團體及僑界贊許。茲見報章關於兒童醫藥與海外音樂需要之迫切。該社為響應號召。即決定遷入現址。並定每星期一晚舉行音樂會。以為籌募基金。並為本埠各人士提供一個音樂聚會場所。該社遷入現址後。即積極籌劃。並定於本年春間。召集全體計劃會議。商地喬遷之改建及裝飾。到已全部告竣。衛衛大廈。美奧美輪。於訂十一月九日正午十二時。舉行喬遷典禮。晚間假座中華會館大禮堂。公演「歌唱祖國至尊」一幕劇與獨奏。屆時各界領袖。僑社名流。藝術家。均將蒞臨參加。即席詩中最佑所撰之號角夫人來思詩。「歌頌祖國至尊」。將盡情發揮。即興指揮。該社全體團員。亦將全體出動。參加演出。屆時中人滿為患。預祝該社今後發展。一帆風順。

李雅女獲選 美京華埠女皇

三時由會館秘書長宣佈開會。主席薛鴻均致開會詞。外交部專員以英語致詞。理事總幹事李雅女士報告。及頒發華埠小姐選舉獎金千餘元。及頒往三兄市參加競選全美華埠小姐雙程飛機票一張。白李伯讓主席頒發。殿以舉辦華埠小姐紀念銀杯。各新舊商戶各團體獻舞助興。盛況空前。

禮成後。安良工商會設宴招待兩嘉賓。美盛東西。【續完】

紐約市長域拿參加 中美人士雙十慶典

盛世報訊。中美聯誼會會長于民總主教。與紐約市長域拿民十月九日晚七時。假本市華埠充大飯店主聯。擴大舉行慶祝雙十國慶。到中美朋好人士。突破千餅。十七桌。紐約市長域拿民十月九日晚七時。假本市華埠充大飯店主聯。擴大舉行慶祝雙十國慶。到中美朋好人士。突破千餅。十七桌。紐約市長域拿民十月九日晚七時。假本市華埠充大飯店主聯。擴大舉行慶祝雙十國慶。到中美朋好人士。突破千餅。十七桌。

大會開始。樂隊演奏中美國歌。美籍小姐唱中國歌。中國小姐唱美。主席宣讀紐約市長域拿「告中國三」文告。域總理遙祝事。葉公超大使賀電。胡市教區加拿大籍歐嘉來主教講演中共大陸暴行。會場歡騰。今人深為感動。是時約四十分。

娛樂節目由我名音樂家吳振強演奏琵琶「陽春白雪」一名曲。佳美博得如雷之堅。美籍聖樂家唱歌劇「茶花女教酒歌」。聖籍團員。獨唱「我在江頭」。美籍聖樂家唱歌劇「茶花女教酒歌」。聖籍團員。獨唱「我在江頭」。美籍聖樂家唱歌劇「茶花女教酒歌」。聖籍團員。獨唱「我在江頭」。

慶祝大會於深夜十二時餘。始行結束。

錦繡芙蓉

【伍子胥】

王夫人之言。彼令無以辯。惟此女獨能一振夫綱。而實王夫人之寶劍。誠心驕快。但其口則曰：「大嫂女中丈夫。其所語誠然。我素識是。吾敢不書之銘永誌不忘。」言說亦有時而去。久久。羅雲自強復前嚴問。羅雲謂王夫人。姑丈之來何事。王夫人老實曰：「今之姑丈。已不同昔日之姑丈。彼以愛妻太過。溺愛太甚。貪賣藥藥。以舉容正時及龍公船被搶劫。及其無以清還。今來為人有。羅姑母一怒之下。離彼而去。不知寄跡何方。致到此時窮。終為人乃安知之者。此都其自取之咎。與人無尤。」建中聽不以其妻之言為然。則曰：「大嫂女中丈夫。其所語誠然。我素識是。吾敢不書之銘永誌不忘。」言說亦有時而去。久久。羅雲自強復前嚴問。羅雲謂王夫人。姑丈之來何事。王夫人老實曰：「今之姑丈。已不同昔日之姑丈。彼以愛妻太過。溺愛太甚。貪賣藥藥。以舉容正時及龍公船被搶劫。及其無以清還。今來為人有。羅姑母一怒之下。離彼而去。不知寄跡何方。致到此時窮。終為人乃安知之者。此都其自取之咎。與人無尤。」建中聽不以其妻之言為然。則曰：「吾在統夫失敗之秋。人人皆打落水狗。羅彼之失敗。有自而來。吾見已見之。獨不知羅雲為資金時。表揚卷承。無所不至。把一個龍鳳羅說至天上有。地下無。曾望有一人向其微言諷諫。及其發起。財帛乃物掌硬鉄。自認為有先見之明。皆則事後言志。何皆是忌於舅人之所為。吾職為不敢耳。」建中聽王夫人兩番辯論。王夫人不覺為之動然。第亦無言以駁之。羅雲則修然良容。登自房車。令何用地於夫人與大兄夫婦成在。惟小羅卿已十學去。太夫人見滿羅去。台其就座。閒曰：「吾觀羅多多其來。容色倉惶。何色。」滿羅悄然曰：「吾至此乃謂其有曾經是已色。」太夫人憫然曰「二家嫂竟告失踪。斯言得無誠我。」滿德分為之駭然。言曰：「二兄嫂其始終過情形。告與吾人